

偽軍股匪騷擾蕭索不堪
輸出物品大減財政艱窘

[illegible]

大小銀號倒閉者四十餘家
製造業不景氣大都遭虧折

不便。馮氏語甚流利，不類一賈人，其聲帶及談話時之態度，頗與張伯奇酷似，惟時稍帶保定之口音。馮氏語甚善者，故在張士賓說，常使士卒痛哭流涕。馮氏實誠，能以語言感人。馮氏與馮氏應對如流，不假思索，而所答甚有分寸，有人如詭以難

「滬訊」本以來，廣州市面，爲世界不景氣所支配，凡百商業，無不萎靡。錢莊、票號、銀號、經濟恐慌，外匯困難，結匯貨比出口貨，每種虧損過百分之三以上。據報關調查，出口貨約值六百萬餘元，進口貨約值六百萬餘元，而入口貨則有餘，此爲最低額，近如六月分，押匯入貨，虧損幾達五成計，押匯入貨，虧損幾達五成計，押匯入貨，虧損幾達五成計。

——輯人主齋言何天——

歸來窺曉牕。此去夫不返，語妻懷戀轉音哀。
足見鄰家老。頭戴綠綰帶；又聞寒鳥歸。
踐成足下履。始知官米賤可食。何知拒捕
擄獲罪！乃從臨臨斷，異若成穴虎。還期
相守分難免。何復就兩官倉食？

賣 謠 清方荃如

歲云暮，多朔風；愁殺人，賣炭翁！
食粟一斗，燒炭一斛；蹇蹇一舸，未向空
舟。亦知湖上四尺棹，差幾舫來求手看。
炭值難增祇減雪，雪深又苦人跡滅。閉門
誰問寒，高低低，忽雪肩，忽汝衣；血淚盈
目，兒號寒，語低低，忽汝衣裳，雪消
明日天急冷，炭在行棹好重裝。

風和地，雪落，諸何？於之國。唯何？
亦非匪徒，行俱備，走猶夫。家寒嗷，
孀婦姑，足跡，身無恤，黃米玉，白米
珠；十家聚，九家歸！莫呼矣，又莫哭，白米
眼脫鬚雪白，天甯寺護賑官粥！

清人陳傑

近折兩月，粵新米價，各發
八十餘萬，製造業中經歷惡寒，各
為標價外，餘則折價迫速，破產
頻聞，不能支持而倒閉者，火災
、雪災、近來長城關鬧等處，

有期放款。致倒閉店之或迫而
轉，結果數者，可開數，問各字
年，結果數者，可開數，問各字
至什行中如花生、芝麻、棉者
、荳、油業者，本年皆受虧
貨價一落千丈之影響，近日幾有無東
什貨店、各店均有大批東
當之嘆，且現在太古等留米者
亦之嘆，亦以該行等所估價甚
者損失均十餘萬，一鐵路三
等處亦虧缺，數月內已開三
則更甚海行，則鐵廠、火
魚、欄頭等，而則鐵廠、火
鮮魚等，而則鐵廠、火

第廿九回

弱男果然從枕上仰起頭來，在淚眼模糊裏，瞧見父親是滿面愁容，因不禁又閉上了眼。方老叔道：

「孩子，自從你杭州回來之後，你總是哭，哭到前的睡了，你還只有你這塊肉。有什麼委屈，你該好好向爸爸訴說。爸爸雖然老了，一定能給你滿意。你如需要什麼，也應該向爸爸要，爸爸的勢力，還可以辦些之弱男聽了，睜開眸子來，却見父親已滿淚了。感歎之力，使她立刻想把自己的罪惡，和盤向父親託出，并且跪在父親面前，痛行懺悔，哀求饒赦。然而跪坐的，却又使她失了勇氣。她於是鳴的一聲，又哭了出來，一頭倒在父親的懷裏。」方老叔聲說道：「孩子，不要悲傷你父親的憐憫，不但爸爸見了你心碎，就是躺在下輪的媽媽，也聽着流淚呢！」說着，抬起弱男的手腕來，指出自己的手帕，給她拭淚；然自己的老眼邊，却也扑簌簌地落在弱男的臉上。」弱男知道父親

了，心裏

的父親，時睡不樂！」她又痛恨自己：「點也沒有決心，不把身子投到黃浦江裏，」她坐在身上的罪惡，洗牠個乾淨！」她受了，懺悔着，結果只有有哩哩的。一本是傷，說道：「孩子，別哭了一身子也是爸爸傳會兒想把你小姑夫請了來，和他終身大事。爸爸年二十了，真有老伴；所會替你留意到這一點。」弱男聽得父親說，心中益發悲憤，突然睜開眼來，說道：「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我聽了，更加！」方霸道：「親孩子，爸爸面前，怕？」爸爸只有你小姑夫一個人是個近親。大事，除了他，還有誰可商量？」弱男：「我不要呢！我身子太壞了，應該先該身去請你小姑夫。」

談下野出洋

徐長風

中國內戰二十年，民生凋敝，盛會蕩然，死於炮下者，輒以萬計，而且發生普通，無一省一縣能說國家就亡在內戰手裏，也不爲過。然而內戰的受害者，封建的軍閥們，截至目前止，却不會有一人以國法，梟首而平衆憤的。有兵的時候，不要說生殺子奪，全在彼等一二人的掌握裏面，萬一失機，地盤喪失，也祇以「下野出洋」四字，輕易了事。這不但表示我們的民氣消沉，國法不嚴，並且暴露了我們「無組織」「非現代」的弱點！否何以禍國殃民的軍閥會議它逍遙法外的呢？前幾天看報，看到察哈爾的善後消息。說是古振邦給予名義，給予旅費，使出洋考察；而古鳴鳳

去試驗過的朋友說是一點也沒有道理的，會在自己身心不舒服的時候，很想去嘗

[illegible]

……長江……

認識了意，一個溫婉的意。

其時，他曾來我處，和我談天，

說笑，我們離開自認識以來，前後僅會過五、六個多的朋友中間，他確也是使我念念不忘的。

他有溫柔的性情，他有崇高的思想，他有純樸的姿質，他有飄灑的長髮，他的眼睛，他有紅艷的嘴唇，他有黑墨的學問。雖然，他缺乏貴族人家的子弟吧！

他在遊歷中的地點看了面。

我們在絨線婆的大棚底下談了半天。

他就來看我，我恰巧去理髮去了。在半路上把他第四次——並不是粗野的手段。

第四大他又來看我，並向我借過書。

多麼地重來看我，我不在，接連使他空手而歸。

我迎了他，我送了他，我留住了他，我發誓了不使他不滿意。

我迎了他，我送了他，我留住了他，我發誓了不使他不滿意。

，聲音我
來是工作員

早的六阿叔在那裏，
 使朋如天，竟敢單折斷了
 一部份工程再動手下網，
 故鄉暨隔。

一九三三年新秋，于

[illegible]